

# 一半山野，一半远行

□李晓

远远望去，孙大哥的脸盘，越来越像一尊佛了。孙大哥的脸盘，是被胸腔撑大的，他的胸腔里，有人世风云的翻滚，有大水走泥后的奔流，所有这些最终沉淀为一个人云淡风轻的面相。

6年前，病魔突然杀气腾腾地蹿出来，拦住了闯荡商海的孙大哥，那年，孙大哥65岁。有天，孙大哥觉得肚子疼，自己并不在意，忍一忍就撑过去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多精壮啊，年过六旬，还能手劈青砖，高举石碇，冬天冷水浴。夫人心细，“老孙，你是一家人的顶梁柱，千万不能有啥闪失”，强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医生是熟人，拿到结果后面露难色，面对孙大哥欲言又止。孙大哥性格爽直，开口问：“你是我朋友，莫这样躲躲闪闪的，告诉我是啥病？”医生终于开口：“直肠癌。”孙大哥又问：“还可治么？”医生回答：“可以手术治疗。”孙大哥说：“那好，我接受手术治疗，请你给方案，我配合。”

孙大哥的手术，是通过机器人系统在医生操控下执行的手术操作，手术很成功，医生告诉孙大哥，老孙，你还需要继续做化疗治疗。孙大哥任性，丢下一句话：“我就不化疗。”孙大哥参加过军，在一场战斗中负伤，而今脑门上还清晰可见弹片呼啸而过的伤痕。那年，孙大哥荣立二等功，母亲得知消息，喜极而泣，一路小跑到村头黄葛树下，给这棵树系上红绸缎表达感谢。

孙大哥驾车在城市周边半径50公里以内，兜兜转转中一共找了9个地方，他要找的是一个乡下的老院子，要在那里度过余生，

重庆巫溪的宁厂古镇已有五千六百年的历史，是上古庸国所在地。十巫升降于灵山，尤其是那一眼神奇的盐泉，带来古镇数千载的繁荣昌盛。

说起盐泉，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姓袁的猎人追逐一只白鹿，在宁厂的宝源山，白鹿突然消失不见，这时的猎人已是又累又渴。正在此时，哗哗的流水声吸引了猎人，他看见一汪银白的水从山中的龙头中涌出。用手捧起一喝，是咸的！这是盐！猎人差点叫出声来。从此一传十、十传百，无数的先人来到此处，慢慢就有了人间烟火。也就有了后来的万灶云烟和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

有了人间烟火，也就有了交易；有了交易，也就有了利益；有了利益，也就有了纷争。最初，盐商为了盐水时常起纷争，都想多得一些盐水。但那时得用人工把盐水挑运到盐灶，费时又费力。后来，人们用石块建筑围池，使盐卤顺竹枧流入盐灶，但这仍未能满足生产需要。到了宋淳化三年，也就是公元992年，知监雷说开凿方孔，发明了分卤板，解决了争卤的问题。但盐卤无法过河，盐灶只能在盐池所在的这一边发展，没有规模，也就无法产生更大的效益。直到宋嘉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208年，孔嗣宗才想到了过虹的办法，这就是绞篴。

绞篴是用篴藤和竹枧组成。高度超过洪水水位，但绞篴易坏，需一年一更换，于是宁厂古镇就诞生了绞篴节。据说绞篴节比春节更热闹。这一天，古镇人山人海，盐商也特大方，有八大碗，让工人敞开肚皮吃。这个节日一直延续了六百多年，直到清光绪元年，也就是公元1875年，篴篴被铁篴替

消极一点，就是等死神来打开最后一道门。

人与万物的相逢，有时是靠心有灵犀。那天，夕阳在天边燃烧，黄昏的天空如喝醉了一般，红彤彤一片，是那种抓人心狂的红。尔后，暮色在大地铺开，能感到深山松柏吹来浸入骨子的凉风。在这个叫鹿池的村子，孙大哥见一个老人蹲在院坝边捧着碗，眯溜溜地吃着面条，老人见到孙大哥便打招呼：“快来，快来，来我家吃了面条再走。”孙大哥也不客气，就上了他家吃面条，一大碗青菜面条下，埋着两个煎得金黄的鸡蛋。老人问明原由，得知孙大哥想找一个院子养老，顺手指了指院坝下边一处老房子说：“那是我侄儿的，他一家人外出打工，在城里买了房，房子空着。”孙大哥和老人打着手电筒去看房，没人住的房子，老得也快，里面蛛网披挂，老鼠窜动。

孙大哥按照老人提供的电话号码给这家主人打去电话，那主人起初以为是骗子，在电话里嘟囔着，老人接过电话告诉侄儿，这个人不是骗子，是诚心想租房子在此养老。主人相信了伯伯的话，孙大哥问：“你要多少钱？”那人说：“空着也是空着，你就随便给。”于是当场就谈定了，房子先租10年。

独家小院，墙体是大青石垒造，在夏天特别清凉。孙大哥开始对这个小院进行打造。竹篱环绕的小院里，木香漫漫，山风沙沙中，一年四季瓜果累累，院内一个木茶几，顺应一棵老树生前的长势造就，四周麻柳树、槐树、核桃树、枇杷树、桃树、梨树、皂荚树、楠竹簇拥，特别是群山连绵中的苍苍古柏树，远远望去如黑云下垂，我每次到孙大哥院子里去，就嗅到他身上有一种古柏的气息，有时冲动之中想

代。但篴篴这种技艺也传承了下来。其实铁篴也有弊端，曾有人想把盐卤引到今天的巫山县大昌镇去生产，但从里面流出的全是锈水，根本无法食用，只好作罢。

为了保护和传承篴篴这种技艺，2013年，我和文友余平专门邀请了篴篴的传承人黄裕德去宁厂古镇三车间外的公路上去表演。同行的还有文管所和电视台的同志。我们准备了竹子和改竹子的工具。黄裕德先将竹子平整，用刀将竹子凸出的部分剔掉，刀法很讲究，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浅了，影响美观，达不到效果。深了，容易把竹子弄坏。又用竹子改了一些细细的篴条，用于缠做篴篴的大竹子和连接竹子。连接篴篴的竹子也很讲究，要粗细差不多的，然后用工具小心翼翼地吧竹子镂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把两根竹子连接在一起，然后用细篴条缠牢，防止渗水。黄老做完这一切，已累得大汗淋漓，要知道，他差不多快八十了。这时，时间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休息了一会后，他又连接了一根篴竹。要知道，古镇两岸相距百多米，得要好多根篴竹。如果再连接到生产的盐灶，需要得更多。那时，可没有塑料管。不得不说，用篴篴比用人工挑盐卤省时省力多了。

抽烟休息的空闲，黄老还专门给我们讲解了盐的生产过程。先把盐卤放到井里，并就是蓄卤池，每家盐灶都有。再用马达抽起盐卤流到热水井，过滤一下后流到洒水井，再流到镇水池。加石灰后放到转水桶，最后再从转水桶把处理过的盐卤放进盐灶。他说之所以要加石灰，是为了去酸性和碱性。待盐的卤水

去拥抱他一下，拥抱一棵大树，是治愈我焦虑情绪的一种方式。

房主有几亩土地，孙大哥也开始了一个纯粹农夫的农耕生活。孙大哥18岁那年，下乡当过知青，起初跟农民学种地，后来当过拖拉机手。二十四节气的天光雨露里，孙大哥遵守古老节气里的农事安排，用草木灰、农家肥种的蔬菜瓜果齐全：白菜、莴笋、葱蒜、菠菜、茄子、番茄、金瓜、南瓜、冬瓜、豌豆、绿豆、黄豆、四季豆……这收获的一大筐一大筐的蔬菜瓜果，自家哪吃得完啊，孙大哥于是驾车，送给城里的朋友、同学、战友家中。小院里，一年四季来客不断，孙大哥在炉子里炖肉、在柴火灶里炒、蒸、煮最地道的农家菜。每一次来小院，长桌宴上，客人们都吃得大呼过瘾，兴奋之中忍不住学习古人踏足而歌，且歌且舞。

孙大哥去小院居住那年，走在山道上，一只流浪狗一直跟在他身后。孙大哥把它带回小院收养，取名溜溜。3年后，陪他在小院朝夕相处的溜溜不幸死亡，孙大哥在小院里第一次号啕大哭。后来，孙大哥去城里宠物医院，收养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取名哈迷。而今，哈迷与孙大哥收养的两只流浪猫住在一起，晚上，它们在暖暖的小窝里抵足而眠。

孙大哥在小院里酿土蜂蜜，这里，是辛苦蜜蜂们的乐园。孙大哥就望着那些蜜蜂在群山逶迤里嗡嗡、嗡嗡飞舞，它们薄翼如舟，穿梭在大山里的花枝乱颤中，荡漾在花海里的蜜蜂吮食了花粉后，带着圆滚滚的肚子飞进蜂箱中，每逢这时，孙大哥就带着一种享受而期待的心情望着这些心上的宝贝们。孙大哥对蜜蜂们的习性也了如家珍，比如，前期出门寻找花粉的蜜蜂，称之为“侦察蜂”，还有蜜蜂的寿

命，大多在28天至40天之间，这些辛劳一生的蜜蜂，生命是如此短暂，每当孙大哥看到蜂箱里那些趴着再也不动弹的蜜蜂尸体，忍不住眼眶湿润。孙大哥的夫人还在城里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进山三两次，夫人每次进山，孙大哥都在山道上远远迎候，给夫人一个亲昵的拥抱。夫人肤如凝脂，孙大哥得意地告诉我，你嫂子就是吃了土蜂蜜、农家菜、吹了山风、喝了山泉，所以越来越年轻的。

孙大哥在小院里养了鸡鸭，鸡鸭们除了扑虫啄草，孙大哥在家的每天，他还耐心地切了青菜粒，在粉碎机里打了玉米面，混在一起做鸡粮。每逢喂鸡鸭时，孙大哥使用自己独创的“语言”呼唤鸡鸭，顿时，鸡鸭们欢叫着啄食。孙大哥还养了6只大白鹅，遇到好天气，6只大鹅神气活现地在前面“嘎、嘎、嘎”欢叫着带路，孙大哥在后边跟着散步，他跟着鹅们到森林里去做深呼吸。

5年来，孙大哥一半的时间在山里，一半的时间，他驾驶着改装后的房车，带上亲友云游了20多个省（市），每年行程逾万公里。患病以前，孙大哥便驾驶房车开始了漫游，而今，孙大哥驾驶房车的行程，已遍布全中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孙大哥跟我说过一句掏心的话：“我热爱中国的方式，就是爱它的每一寸土地，爱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爱它的历史与现在、未来，在有生的日子，我要去一探探望它们。”

山野寂静，清风养人，远路漫漫，万物相爱。孙大哥前不久去医院做体检，他的各项身体指标健康正常，这令他欣喜不已。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烧成盐花后用马达打起来放到镇水桶。除垢后再放到盐锅中熬，熬好后的盐算是半成品。把盐舀起来后加碘，在堆盐的巢子里过滤一会后再炕干，最后装入麻袋。这当中如果发现盐的成色不好，还要加桐油去杂质。黄老说，在盐的制作过程中，灶火工最重要，碳添多了，盐要熬糊，添少了，又熬不好。所以掌握火候尤其重要。一般情况下，一百斤盐卤能熬半斤盐，三百斤左右的煤炭可熬一百斤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厂盐厂有个工人名叫彭明先，曾当选全国劳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古镇的七里半边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县城还要热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古镇最高峰时有一万三千多人，当时县城才五六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重心转移，人口结构才慢慢发生变化。古镇当时有个民谣：正月把年响打，二月把风箏扎，三月把清明挂，四月秧子田中插，五月龙船下河坝，六月扇子手中拿，七月亡人归家下，八月十五守月花，九月重阳登高挂，十月就把红苕挖，冬月把大雪下，腊月就把年猪杀。

现在的制盐工艺，早就把落后的生产线淘汰出局。古镇的盐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停产了，现只有遗迹还在。更早消失的，是伴随先祖们无数个春夏秋冬的绞篴。十几年前，我们采访过的几十位老人，现在大都离我们而去了，只有岁月，似乎永远年轻。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文学院创作员）

## 古镇上空消失的绞篴

□黄应森

### 能懂的诗

#### 一棵树的思考

□李黄英

一棵枫树站在冬天  
安静地思考，是把自己  
红成一道晚霞  
还是黄成一枚落叶  
风以奔跑的姿态路过  
寒冷迅速蔓延

时间马不停蹄地流走  
许多往事已无迹可寻  
一团团愁绪在瀨溪河面  
白茫茫地生长

将光阴的脚步拽得慢下来  
把阳光留在温柔的黄昏  
一个季节的野菊花全开好了  
大把大把明亮的幸福  
摊开在冬天的原野晾晒  
（作者单位：重庆市荣昌  
区特殊教育学校）

#### 一月

□潘昌操

该飞的，飞走了  
只剩下空山的空  
该黄的黄过了  
只剩下枯萎  
该落的落下了  
只是南方的雪迟迟不见踪影  
风声常有  
冰冷的雨将时光连缀  
一个把小寒和大寒  
纳入怀抱的人  
她该有多包容的胸襟  
包容人间的苍凉  
将死亡和破损收藏  
而“生命是死亡给予的”  
我认同这哲理  
不然黄叶不会在枯枝上  
一片不剩  
不然那一抹抹绿  
正酝酿着梦境  
一切都结束了  
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